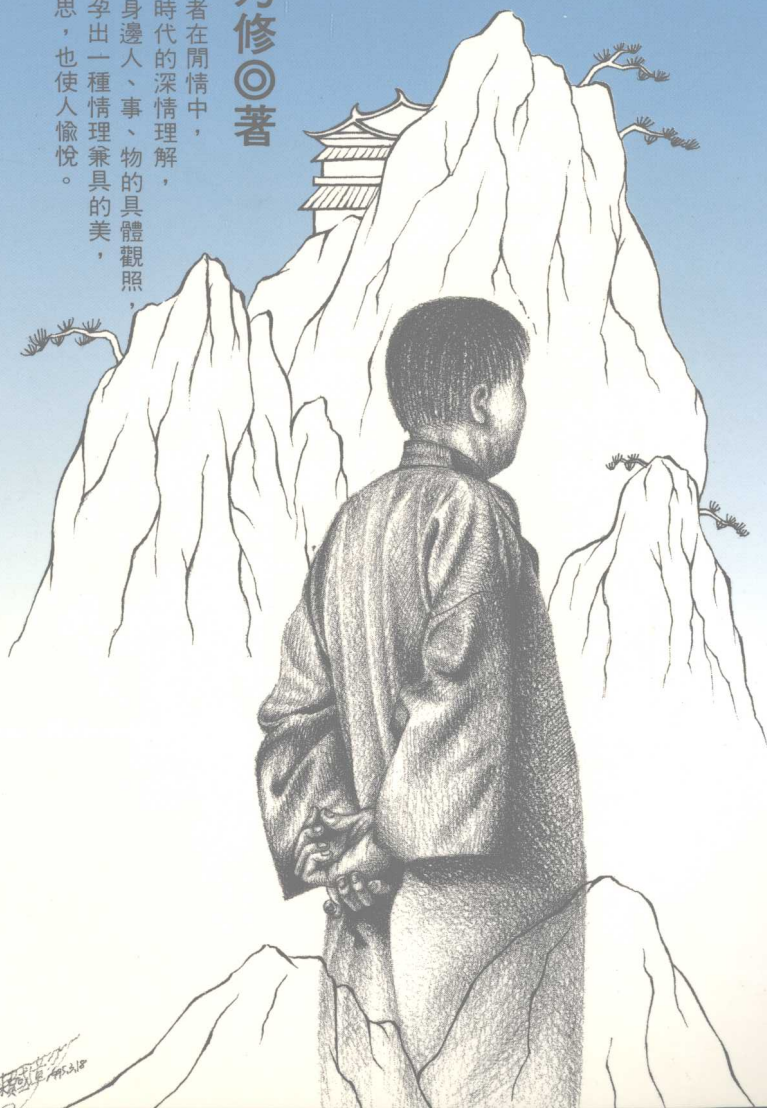


天光雲影

孫乃修◎著

這是作者在閒情中，
對歷史時代的深情理解，
以及對身邊人、事、物的具體觀照，
而後，孕出一種情理兼具的美，
令人深思，也使人愉悅。



文學風情⑧

天光雲影

孫乃修●著

天光雲影／孫乃修著．--初版．--臺北市：
業強，1995[民84]
面；公分--(文學風情；80)
ISBN 957-683-309-4(平裝)

855

84001865

文學風情 ⑧

●著者

孫乃修

天光雲影

●出版者

業強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2段163巷6號2樓

電話：(〇二)三〇四三一五二(代表號)

傳真：(〇二)三〇四三一五三

郵撥：〇七四三八一二一九 業強出版社

●發行人

陳春雄

●執行主編

阮毓琪

●責任編輯

賴桂枝

●美編

潘俊傑、王月霞

●發行

發行中心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2樓

電話：(〇二)二一八三五六五(代表號)

傳真：(〇二)二一八三六一九

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排版

局版台業字第3220號

●出版登記

新台幣一六〇元整

●定價

一九九五年四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缺頁，請寄回更換

ISBN 957-683-309-4



目錄

雲居寺的秋思	1
山海關隨想 之一	13
山海關隨想 之二	19
孟姜女廟隨想	23
北戴河海濱看日出	31
成都印象	37
青城山記遊	49
紫金山上的遐思	57
青島散記	65
九寨溝音畫	75
張家界遊記	101
我的祖母	109
我的女兒	119
童年夢	135
論圍棋	139

隨想錄 145

從人體美的欣賞到心靈的自由

——「油畫人體藝術大展」觀後隨筆 173

愛絲貝塔：人類的歷史和啓悟

——《浴血美人》觀後隨筆 179

為武訓一辯 185

嚴嵩現象——一面歷史之鏡 193

吳清源的啓示 197

甘地的追求 203

托克維爾的成名作 209

亞當斯的攝影藝術 215

讀《劍橋中華民國史》札記 219

《屠格涅夫與中國》：寫作回想錄 223

跋 235



雲居寺的秋思

秋風裊裊吹起了。猛一擡頭，發現院中兩棵綠葉成蔭的大梧桐驀然變成一樹金黃。這才感到最後一縷秋光就要從書案指尖溜走了。

十月末，正是北京的深秋，我起了一個大早，夜色朦朧中，乘京原線火車去七十五公里以外的房山雲居寺賞秋。

天色亮時，列車已鑽入西山，它帶著我輕鬆地穿山洞，越河流，跨溝壑，在房山縣的崇山峻嶺中游動。兩個小時以後，把我送到羣山環抱之中的一個依山設立的小站——東峪寺。列車只在這裡停一分鐘，可見其小，令人想起高爾基的短篇小說《爲了單調的緣故》中描寫的那個小站。

小站名叫東峪寺，可是寺已蕩然無存。

我們要去的是西峪寺，也就是被稱爲「北京的敦煌」的雲居寺。

雲居寺在哪兒？當我們順著鐵路走出眼前這個屏閉的小站，一個小伙子用手遙指西方——「那就是。」

驀然擡起望眼——人是多麼需要常常擡起望眼高瞻遠矚——只見四五里地之外的山腳下，晨嵐氤氳中，一座淡黃色的寺院臥在一片青黛山林中，一座雄健的白塔傲然挺立，與北側山腰上的一只秀氣的小塔心有靈犀似地遙相呼應。它們已挺立近一千年了，現在正迎接又一個寒秋。

我們走過一條高達百米的鐵路高架橋，轉下一條柏油路，兩邊白楊鑽入青空，金黃的樹葉在清涼如水的晨風中颯颯吟詠。漫步在這白楊叢中，像是徜徉在大海邊，耳畔濤聲不絕。這是深秋的絕好天氣，天空高得稀薄，藍得透明，秋風瑟瑟抖動，溫柔如鴿。特別是空氣的清新和山野的寧靜，絕無大都市那種污染和喧囂，沒有工業社會的濃煙污水，也沒有商業社會的叫賣欺詐。從狹小書齋走進這秋光宜人的大自然，這空氣，這寧靜，這開闊，這金黃，使人感到從靈魂到軀體的暢快，激發多少活潑的想像。

走完這白楊林，雲居寺像一本敞開的佛經，依山橫陳在面前，秋的吟頌便由林木

的合奏轉爲梵音的詠嘆了。

雲居寺是一座有一千三百年歷史的佛教古剎，創建於隋唐之際，那時就已頗負盛名，成爲古幽州名剎之冠。《畿輔仙釋志》的一段記載有聲有色，頗具神話色彩：僧人靜琬「訪求名勝至燕涿山北白帶山，見峯巒靈秀，遂將石造十二部石經。自隋大業迄唐貞觀，大涅槃經成。是夜山吼，生香樹三十餘本。六月水漲，忽浮大木千株至山下，因構雲居寺。明皇第八妹金仙公主增修。」到了遼初，成爲一個有五層院落，六進殿宇的寺院。《長安客語》記載雲居寺之得名：「寺在雲表，僅通鳥道，曰雲居寺。」最初誘發我的想像力和好奇心的，正是這個寺名。

它坐西朝東，依山建院，層層高起，形成梯院；寺院南北兩路建有僧房和行宮，供僧侶住宿和皇帝駐蹕，兩側各有一座甌塔相應。可惜在四〇年代抗日戰爭時期，完全毀於砲火中，這座佛門古寺變成一片廢墟，只有三十米高的北塔（遼建）及其身邊的四座四米高的小石塔（唐建）遺留下來，像一隻母羊保護著四隻可憐的小羊，千餘年來，它一直在用一雙惶恐而又困惑的眼睛，望著天上變幻不定的流雲，不知哪一片雲會帶來一場雷雨。

它的惶恐和困惑正是佛家最虔誠的信徒們的惶恐和憂慮。佛門中最有遠慮和謀略的弟子，他們的憂慮最深。正是這種東方佛徒的虔誠和他們靈魂深處的那種憂慮，與雲居寺石經山產生一段令人惻然的歷史姻緣，使地處古幽州的雲居寺成爲世界最大的石刻佛經寶庫。

歷史的帳簿，每翻一頁都那麼沈重。然而，爲了未來，還是不得不時常翻翻過去。印度佛教傳入中國，那是西漢末年的事，距今已有兩千年。和任何一種外來文化的命運一樣，佛教文化在這兩千年裡，曾被統治者屢禁屢廢，大起大落多次，歷盡坎坷劫難（佛徒稱之爲「法難」）。僅就大的劫難來說，中國歷史上就發生過怵目驚心的四起，史稱「三武一宗」滅佛運動——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滅佛、北周武帝（宇文邕）滅佛、唐武宗（李炎）滅佛、後周世宗（柴榮）滅佛。這些統治者採用極其殘酷的暴力手段對待外來文化，以劍和火瘋狂殺戮佛門信徒，大肆焚燒佛典和塑像，無情搗毀沙門寺院。每次滅佛運動，都要波及數百萬佛徒、數萬卷經典、數千座寺院。殘酷的政治壓迫，嚴密的思想禁錮，深重的經濟剝削和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像羣蛇纏住拉輿孔，無盡地折磨著這片黃土地上的勤勞民衆。這種黑暗的社會現實使歷代勞動人民陷入徹底的悲觀絕望的苦海裡；他們不能不皈依佛教或道教，企盼天國的福音，

通入佛門的空寂，先求現世的溫飽，再求來世的超度。愚蠢的統治者使老百姓走投無路，不是揭竿而起，就是剃度爲僧。他們把現實的圖畫毀得一塌糊塗，沒有本事把善良的百姓留在俗世，使他們安居樂業，反倒造成了田地荒蕪，佛院興盛的局面，嚴重地危及了他們自身世俗政權的根基。他們又沒有本領吸引這一大批絕望的良民回到世俗社會，便採用最野蠻也是最無能的暴力手段對待民衆的自由選擇。他們使用的是秦始皇的故伎——焚書坑儒，也就是焚佛典、殺僧人。佛教思想家的著作一次次遭劫，佛徒們的頭顱一代代滾落在他們先輩殷殷未乾的血泊中。杜牧筆下的圖畫——「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轉瞬間浸入一片腥風血雨中。

歷史上的這些大規模的滅佛運動，使有頭腦的佛門高士深感憂慮。北齊天臺宗三祖慧思大師在北魏太武帝滅佛運動之後，經歷北周武帝又一次滅佛運動，不能不思慮到佛教在中國的這種悲慘命運，他知道中國統治者興起的這種宗教和思想迫害運動絕不是最後一次，佛教的命運在未來的歲月裡必定是凶險的（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還有一夥紅衛兵跑去要砸石經）。於是，他發願要將經書刻爲經石，祕藏於山洞裡，爲後人留下這些文化的遺產。《帝京景物略》卷八記載：「北齊南岳慧思大師，慮東土藏教有毀滅時，發願刻石藏密封岩中，以度人劫。」

有幸的是，他膝下有一位法名靜琬的高足弟子，精明而又有學識，繼承先師遺願，從隋代大業年間到唐代貞觀十三年逝世，傾全力在這盛產白石的深山幽谷，風光秀逸的白帶山，刻寫石經。《冥報記》記載，靜琬「於幽州西山鑿岩爲石室，摩四壁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摩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門，熔鐵固之。」靜琬之所以「發心造石經一藏」，爲的是「以備法滅」（《遼趙遵仁碑略》），將來一旦佛經再遭焚毀，好爲後人提供經本。

顯然，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這兩次大規模滅佛事件對他震動極大。他肯定想到將來必定還會出現更大的「法難」，佛典在這風雲難測的東土上大有被毀滅的危險。強烈的責任感和危機感使他刻不容緩地趁著解凍時期的春風（隋文帝楊堅篤信佛教，因而「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隋滅唐興，恰逢唐太宗寬容大度，又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賢君明主），趕緊組織人力、財力、物力，從事這一千載大業。

這項鐫刻石經事業，無疑是最笨拙的辦法，但最笨拙的往往是最可靠、最有效的，而且這也是在人間暴政的逼迫下才走的一條路。誠如明人駱駘曾《小西天》詩所言：「破壁曾傳上古書，經成瘞石計非疏。只緣地下無秦火，不向人間較魯魚。」以後，

歷經唐，遼，金，元，明諸代，刻經事業綿延千年之久，實在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見的壯舉。結果，壞事促成了好事，恥辱便成了光榮。今人不再反思昔日滅佛行爲的恥辱和教訓，反倒以暴政淫威逼迫下出現的石經奇觀爲自豪。現代人的淺薄辱沒了古代人的深刻。

這些經石實在是活化石，它們凝聚著佛教思想家的遠見卓識。這卷帙浩繁的經石分別祕藏於雲居寺壓經塔下地穴（一萬零八十二塊，這裡都是遼金兩代所刻）和石經山上九個石洞（四千九百八十七塊，包括洞內和洞外殘石），共計一萬五千零六十塊，銘刻佛經一千一百二十二部，達三千五百七十二卷，創世界佛經銘刻之最。我們爲之驚嘆之餘，又不能不爲這一奇蹟的另一面而黯然神傷：中國人的毀教滅佛也是創世界之最的。

歷史不幸地證明，當年靜琬法師所懷的遠慮是眼光深刻的先見之明。由他開啟的刻經事業實在也是一項明智之舉。在他身後二百年和三百年，東土果然又出現了兩次大的法難，一次是唐武宗滅佛，一次是後周世宗滅佛。這些經石果然得以保存。不過，也應當說，那些古代統治者的專制統治還沒有達到恢恢不漏的嚴密地步。否則，縱是鐵經、鋼經，哪怕埋在天涯海角，也要被挖出毀掉的。正是由於古代專制統治的不

嚴密，才能夠使外來文化在這種空隙中生存和發展，儘管它是那麼艱難遲緩。

雲居寺石經寶庫的歷史以及靜琬法師開啟的這項代代相承的刻經事業，向歷史，向青天，向中國，向全世界昭示：人類爲了保護自己的文化事業和思想成果不受獨裁者的破壞，花費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生命的代價。明代思想家李贄之所以把自己的著作題爲《藏書》、《焚書》，也正是對這種思想苦難的一個預見，他最終也是死於思想迫害，被遠遠葬在北京通縣的荒地裡。雲居寺石經，具有佛學文化價值，更具有普遍的啟人深思的思想價值。

雲居寺地穴石經和石經山石經在一九五六—五八年得到發掘和拓印，前後歷時三載始告完成。寺內地穴石經現在保存在寺院內新建的九個收藏室裡，一塊塊石經緊緊靠在一起，豎直立在鐵架上，像書架上的一本本書。明亮的晨光透過兩側玻璃窗灑進收藏室，架上的石經似乎在這柔和的秋光中低訴著一千多年來的辛酸史。

我沿著石級走上去，在這個荒寺遺址盤桓。腳下是遼金時期藏經的寬大地穴，如今它已仰面朝向青天，似乎再也不用藏匿什麼了，好像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鬆了一口氣。北面，已有幾座殿宇落成，殿木還沒上漆，莊嚴的佛像還披著一層紗巾。幾個

年輕的畫工和油工正在腳手架上精雕細琢。雲居寺全面修復工程於一九八五年開始，如今六個年頭已經飄然逝去。驀然間，我的腦海裡幻化出僧侶石工們在烈日下，秋風中，弓著腰，赤著背，一鑿一鑿，敲擊著沈重而又堅硬的石板，心血和汗水滴在每一個清秀、挺拔，永不屈服的佛經文字中。

我走上山坡，天地悠悠，古今悠悠，萬物靜寂無音，幾叢紅葉高高秀挺，在秋風中瑟瑟顫動，在晨光中透明如火，背襯著一片濃黛的山谷，愈發透亮、迷人。農家的小院裡，柿子樹已落淨葉子，枝上高懸著三三兩兩金黃的柿子。

跳過一條清溪，經過農家的院牆，跨過鐵路，在荊棘叢中登上蒼涼無人的石經山。走野路，是一種心智上的享受。在這裡，往何處走，怎樣走，都需要獨立的判斷和自己的探索。酸棗刺的糾纏又會使你變得堅強而又機警。脫下風衣，在亂石叢中，時時停下腳步，四面望去，別有一番景色，更添無限野趣。

石經山在雲居寺東邊二公里處，因為「好著白雲，腰其半麓」而被稱為「峯巒秀拔，儼若天竺，因謂之小西天」。後因靜琬法師在這裡開啟刻經事業，又稱石經山。這座山峭然挺拔於羣山之上，山間綠樹蔥籠，山頂有一危崖傲然壁立，幾簇青松恍若

蒼鷹飛臨崖頂。古人稱這個危崖爲曝經臺，在我看來，它更像是中國人的一顆仰天長嘯、不可征服的巨大頭顱。

站在山巔，縱目環顧，古幽州形勝收在眼底：羣山環抱，像是慈愛的大佛，張開渾厚的臂膀，摟住中間一塊開闊的平原，護衛著下界的衆生。太陽已西斜，逆光中的西山斜影重重，顯示出一種跳躍感和深度感，雲居寺已隱入西山的陰影裡，只有白塔還露著一個尖頂；東面的羣山恍若高聳的玉屏風，一層層的，像是天公用積木般的石塊疊起來的，正與柔和的夕陽含笑相對。山上沒有遊人，整個世界靜極了，只有千年備受苦難的慈悲佛音和夕陽、秋風、青松、紅葉神祕地交感、共鳴。

靠近山頂處，共有九個石洞，分上下兩層，上層七個，下層兩個。最大的石洞是上層的雷音洞，寬廣如殿，四壁鑲嵌經板一百四十六塊，這些經板大都是隋唐時代所刻，洞中有四個石柱，柱身雕滿彩色佛像，多達一千餘尊，造形極爲精緻。其他八個石洞都較小，裡面堆滿厚厚疊疊的經板，外面以石門封錮。誰能說，誰又能知道，每日每夜，無論暴雨雷鳴還是大雪紛飛，是烈日酷暑還是月白風清，這四千餘塊嘔心瀝血刻滿佛音的經石，不會與天籟，與春花的搖曳，秋蟲的細吟，一起切切地低語呢？

山頂上有兩處小石臺，石臺上各立一座白石小塔，據《帝京景物略》卷八記載，這

是唐金仙公主所立。這位金仙公主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第八妹，信奉道教，但卻十分開明，積極支持佛教徒的刻經事業。開元十八年（公元七三〇年），她奏請唐玄宗賜給雲居寺經本和土地，唐代新舊譯經達四千餘卷，還有大面積田地、果園、環山林麓，永遠供給山門所用；她出資修繕雲居寺，還派遣《開元釋教錄》作者智升法師等人從長安護送經本到幽州雲居寺。這在雲居寺及其刻經史上實在是一件大事，在中國思想史和佛道關係史上也是很有意義的事。一個道家的信徒，卻為佛家的思想文化事業盡力，這是難能可貴的。金仙公主的這種寬廣的胸襟和寬容的精神真要羞得那些心胸褊狹，手段殘酷，極沒出息的後人無地自容。

不知不覺中，山光西落，幽谷深處，草木叢中，悄然騰起薄暮的涼氣。我披上風衣，依然在一片亂石縱橫的草木叢中悠然走下石經山。

回眸暮靄中的石經山，已是蒼蒼茫茫，與黃昏中的天空漸漸融為一體了。我心裡湧出好久難得的一種愉悅感：雲居寺僧侶一代又一代為了自己的信仰和事業而弓腰揮臂鐫刻石經的堅韌意志，勞苦身影；金仙公主的寬容精神，慈愛笑容，在我面前晃動不已，他們已經和這青山一樣萬古不朽了。

我知道，這是一種理性的快樂，有這兩點收穫，我不虛此行。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